

张玉书 章鹏高 译

德洛斯特—许尔斯霍夫诗集



Gedichte
der 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

32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德洛斯特—许尔斯霍夫诗集

张玉书 高一高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新登字（京）1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洛斯特—许尔斯霍夫诗集/张玉书，章鹏高编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0
ISBN 7-301-02629-3

I. 德… I. ①张…②章… II. 诗歌-德国-选集
N. I516. 2

书 名：德洛斯特—许尔斯霍夫诗集

责任编辑：张弘泓

标准书号：ISBN 7-301-02629-3/I·341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250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502032

排 印 者：北京飞达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787×1092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92千字

1994年10月第一版 1994年10月第一次

印刷

定 价：6.80元

本书荣获

联邦德国 INTER NATIONES 翻译资助

前言之一

阿奈特·封·德洛斯特—许尔斯霍夫：生平
与作品

“德国最伟大的女诗人”这一今天有时还被忆起的美誉到她于1848年去世以后很久才给予阿奈特·封·德洛斯特—许尔斯霍夫。她长逝之年正值普鲁士和辖地威斯特法伦处于以所谓“文化斗争”而载入史册的激烈争斗之中。1875年至1885年谥圣一事有了突破。在这十年间，她本人和作品成为双方交锋的焦点：这一边是民族—自由主义的普鲁士新教徒，他们坚持认为德洛斯特属于德意志与威斯特法伦，无论如何，他们断然驳斥天主教徒的说法。另一边是天主教徒，他们处于守势，到这时也只好把思想体系的斗争扩展到素来以怀疑目光视之的文学领域中来，除了布伦塔诺^①和艾兴多夫^②以外，也把阿奈特·封·德洛斯特—许尔斯霍夫列为自己阵营中的先驱人物。这场斗争及其反响才使德洛斯特首先在公众的文化意识中的地位得以确立。关于德洛斯特归属德意

① 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 1778—1842)：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晚年皈依天主教。

② 艾兴多夫(Joseph Freiherr von Eichendorff, 1788—1857)：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贵族出身，信奉天主教。

志与威斯特法伦和归属天主教的老调重弹不已，甚至比文化斗争历时更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成见依然占有支配地位，同时又出现了一种在接受德洛斯特方面虽然与此相反，但是在思想意识上同样将她据为己有的现象：即把阿奈特·封·德洛斯特—许尔斯霍夫纳入女权主义的范畴。在这中间的几十年里，近代文学研究者力图为这位非凡的女性的生平和作品作出各种各样的诠释，并在研究中更新了认识。尽管如此，上述的接受模式仍然留存下来。这种现象由于下面的情况而更加令人感到惊讶：她作品里的多层意蕴，特别是她本人书信里的印证材料，与简单化和片面化地把她置于自己的框架之中的做法形成了极其深刻的矛盾。只有努力揭示潜藏的成见，作出在学术上言之成理、不断引起思考的论断，才能逐步理解德洛斯特及其作品。

安娜·伊丽莎白·德洛斯特—许尔斯霍夫男爵小姐于1797年1月12日生于许尔斯霍夫水上城堡，这是一座古老的威斯特法伦贵族世家的祖宅。作为七个月的胎儿而出世的婴孩，她从呱呱坠地起便体弱多病。奶妈玛丽亚·卡塔琳娜·普列登多夫(1763—1845)的护理至关重要。在她的照看下，这位女诗人的生命才得以保全。德洛斯特对自己的奶妈终生感激，照料她直至她辞世归去，并通过始终未完成的少女时代的剧本《贝尔塔》以文学的形式来纪念她。

德洛斯特的父亲,克雷门·奥格斯特第二(1760—1826)于1793年8月20日与娘家姓封·哈克斯特豪森的路易丝·特蕾泽(1772—1853)结婚。母亲老家世居帕德博恩地区的伯根多夫和阿本堡,在当地深孚众望。德洛斯特的亲祖母,娘家姓封·威斯特法伦·海德尔贝克的路易丝(1754—1772)早卒。祖父阿道夫(1744—1823)再娶娘家姓封·文特·帕彭豪森的玛丽亚·安娜(1755—1829),生了16个孩子,其中有几个和德洛斯特及她的姐弟们同龄。女诗人——人们常叫她阿奈特或奈特——有一个姐姐,叫玛丽亚·安娜(即“燕妮”,1795—1859)和两个弟弟,一个叫维尔纳(1798—1867),另一个叫费迪南德(1800—1829)。德洛斯特在为两个弟弟聘请的家庭教师授课时也参加听讲,所以很早就受到了教育,积累了语言知识。她当时的文化程度已居于中人之上,通晓拉丁语和法语,还懂得荷兰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她的音乐禀赋甚高,很小便开始作曲。她的叔父马克西米里安·封·德洛斯特—许尔斯霍夫(1764—1840)是海顿^①的朋友,本身也是当时有名的作曲家。他对她在音乐才能方面的发展给予很大的影响。阿奈特今天的遗物中有一大部分是乐谱,其中有三部歌剧的乐谱初稿:《巴比伦》、《再洗礼派》和

① 海顿(Franz Joseph Haydn, 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櫓规划桨奴隶》，保存下来的总谱有 60 页。她在儿童时代进行了最初的诗作尝试，得到母亲的指导。姐姐燕妮有一则记事，说德洛斯特从小便“意识到自己的天资，非常好胜而自负。”

这位女诗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威斯特法伦当时是天主教教会的势力范围，教徒们到 19 世纪上半叶方才逐渐从甘愿自守的文化聚居区中走出来。正是许尔斯霍夫附近的明斯特——不同于歌德的法兰克福，在那里各种宗教、等级和民族混合在一起——成了贵族—教会文化的核心地区。因此，德洛斯特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她力图也是在和正是在宗教抒情诗方面进行写作，也就不是偶然的了。20 多岁时，她在家人的鼓励下写下了她最早的宗教诗，并开始创作全年节日组诗《全年宗教节日》，这是她的第一部传世诗作，但下笔后中辍甚久，直到 1839 年至 1840 年间方才完成。她的创作才能最初于 1811 年前后得到法学教授安东·马蒂亚斯·施普里克曼(1749—1842)的培养，他本人便是当时卓有成就的剧作家，接近林苑派^①诗人，崇敬克罗卜史托克^②和歌德^③。德洛斯特写给施普里克曼的那些信里包含着富有启发意义的自

① 林苑派：格廷根诗人社团(1772—1774)。

② 克罗卜史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03)：德国诗人，狂飚运动先驱者之一。

③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

我印证材料。特别是在写分为五个部分、用浪漫主义手法创作的骑士史诗《瓦尔特》时，在写少女时代抒情诗时，也许还有在写仿效席勒、前面谈及的悲剧残篇《贝尔塔》时，施普里克曼都给提过各种建议。除此以外，她也可能从多次来许尔斯霍夫作客的弗里特利希·莱奥波尔特·封·斯托尔贝尔格(1750—1819)那里，以及从伯根多夫的哈克斯特豪森家亲戚那里，尤其是从属于这个圈子的格林兄弟^①那里得到了种种启发。

1820年夏，德洛斯特在伯根多夫遇到一事情，这对她来说意味着彻底告别了少女时代，同时引发了一场危机。当时以她的舅父维尔纳·封·哈克斯特豪森(1780—1842)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文学团体，彼此过从甚密。在舅父那里，德洛斯特重逢亨利希·施特劳贝(1794—1847)。施特劳贝于1819年曾经到过许尔斯霍夫，而且当她在德里堡浴场^②疗养时，也去看望过她。两人之间开始了最终对她来说是一场悲剧的恋爱关系。由于部分资料后来有意识地——包括被德洛斯特自己——毁掉了，所以今天要想正确地或者公允地对此加以

① 格林兄弟(雅各布·格林, Jakob Ludwig Karl Grimm, 1785—1863; 威廉·格林, Wilhelm Karl Grimm, 1786—1859): 两人均为德国语言学家, 童话作家。

② 德里堡浴场: 在德国北—威州德特莫尔德(Detmold)附近。

阐述,已非易事。但下述情况当属可能:德洛斯特有一个姨母叫安娜·封·哈克斯特豪森,她后来的丈夫奥古斯特·封·阿恩斯华尔德(1798—1855)当时同亨利希·施特劳贝交上了朋友。施特劳贝那时在伯根多夫被视为未来的大诗人。人们也许担心:他如果同德洛斯特结婚,可能会受到传统习惯的束缚而难以施展长才。也有可能由于施特劳贝出身市民家庭,人们干预了刚刚开始等级不相配的关系。不管原因何在,反正奥古斯特·封·阿恩斯华尔德决定自己假装向德洛斯特求爱,也许是为了挽救好友,也许是为了揭露德洛斯特的为人。在情思迷乱中,她也向阿恩斯华尔德道出了倾慕的心意。阿恩斯华尔德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施特劳贝,于是两人一起写了一封信给“无情无义的奈特”,表示不再信任她。无论此事详情如何,在德洛斯特这意味着一生的转折,后来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她一生的“大不幸”。几十年以后,她还在属于那个世纪感人至深的作品之列的诗行间忆及这一段往事。她谈到失去的乐园、梦里的婚礼行列、永逝的时代之花——“在我豆蔻年华,滚热的双唇品尝/那青春美酒,便是在这里。”——谈到“中邪般昏昏欲睡”(《紫杉篱》),谈到“无人去理会那深色的潮汐”(《急难》)。确凿的事实则是:在此后的几年里,关于德洛斯特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可以说这是她传记中的一片“空白”。在1837年以前,她没有再去看望伯根多夫和阿本堡的亲

戚。

20年代,她多次去藻厄兰^①和莱茵河地区亲戚处作客。这一带的城市有科隆、波恩和科布伦茨,在那些地方都有她的亲友。她的舅父维尔纳·封·哈克斯特豪森在科隆当普鲁士的专区参议。在明斯特就已结交的封·蒂尔曼将军夫人(1772—1842)住在科布伦茨。在波恩有另一个舅父莫里茨·封·哈克斯特豪森(1776—1840)和在当地大学当法学教授的堂兄克雷门·奥古斯特·封·德洛斯特—许尔斯霍夫(1793—1832),即那位音乐家的儿子,通过他的介绍,德洛斯特被引入大学的圈子里,并认识了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②等人。在莱茵河畔,女诗人结识了“莱茵伯爵夫人”西比拉·默尔滕斯—沙夫豪森(1797—1857)。她是一位醉心文化的行家,专注于艺术品的收藏,与德洛斯特志趣相投。在默尔滕斯家里,阿奈特也同哲学家叔本华的妹妹阿黛勒·叔本华(1797—1849)交了朋友。这样,她同歌德周围的人们有了个人接触。德洛斯特读过歌德的绝大部分作品,但始终没有认识他本人。德洛斯特结交了阿黛勒·叔本华和西比拉·默尔滕斯以后,开始了延续甚久的书信往还的友谊。

① 藻厄兰:在德国北威州。

②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德国文艺理论家,翻译家。

1826年7月26日女诗人一家遭到沉重的打击。她的父亲突然去世。他的亡故致使家庭的外部生活条件起了重大的变化。1826年5月26日娶了卡罗琳娜·封·文特(1802—1881)的长子维尔纳现在接管许尔斯霍夫城堡；修习过林学专业的费迪南德去安哈尔特^①任职，但3年以后便死于肺病。这年秋天，母亲带着两个女儿迁入比许尔斯霍夫还要僻静的吕施豪斯。这是阿奈特的父亲事先置下的产业，作为家中孀妇的居处。在吕施豪斯，德洛斯特接待少数几位来自明斯特的朋友来访。1834年7月14日，失明的哲学教授克里斯托夫·伯恩哈德·施吕特尔(1801—1884)同他的胞妹一起第一次来到吕施豪斯。施吕特尔文学造诣很深，音乐天赋极高，毕生扶掖成长中的青年作家。他逐步建立起一套坚实的基督教哲学理论。在教义问题上有时遇到疑难、对存在问题比较敏感的德洛斯特偶尔在这个体系里找到解答。

1834年，除了刚刚开始的对施吕特尔的友谊之外，还有一件事对阿奈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姐姐燕妮与约瑟夫·封·拉斯贝格男爵(1770—1855)结婚，男爵当时已经64岁，住在瑞士图尔高州埃匹斯豪森城堡。约瑟夫·封·拉斯贝格与雅各布·格林和维尔纳·封·哈克斯特豪森都有交往，作为中世纪手稿和古版书收藏家在同好者中

① 安哈尔特：在德国中部。

享有盛誉。1834年在许尔斯霍夫缔结的婚姻非常美满，孪生女儿同父母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一直到1855年3月15日拉斯贝格去世，他们的共同生活方才结束。

姐姐出嫁，阿奈特深感失落的痛苦。随着燕妮的离去，她在日常琐事方面少了依靠，也走了在有数的家人亲戚中对她的文学创作唯一能两心相通的知音。吕施豪斯的寂寞给她打下了烙印。但同外部情况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也有可取之处：每当明斯特地区潮湿的空气对诗人孱弱的身体非常不利的时候，现在她可以躲到南方一个地方去。燕妮走后不久，德洛斯特就订了出游的计划，1835年秋天便付诸实现。到了埃匹斯豪森，她在姐姐的新居愉快地过了一段日子，健康状况也有了好转。

几经周折，1838年终于在明斯特的一家叫阿申多夫的出版社以半匿名的方式出版了德洛斯特第一本薄薄的诗集。她的朋友威廉·容克曼(1811—1886)和施吕特尔对这部初次印行的作品在成书、选录、编排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本诗集的主要内容是三首叙事诗：《大圣伯恩哈德山峡客舍》、《医生遗言》和《罗内沼泽地之战》；此外，还有重印的单篇诗作。本书的外观呈现出保守的色彩，这应归因于偏爱虔敬训世文学的施吕特尔的引导。这个诗集销量很少，印了500册，在出书后的几年里仅仅销出170本。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看出德洛斯特的品位，其中之一就是弗里德里希·恩

格斯。其后不久敦促她完成 1819 年至 1820 年已经开始创作,到她辞世以后方才公开出版的《全年宗教节日》的则是施吕特尔。这部组诗今天已被归入德国宗教诗杰作之列,德洛斯特在这里用诗的语言,部分地采用巴洛克式的比喻,成功地描绘了人类在开明的意识和宗教的追求之间的分裂状态。继 1838 年诗集问世以后,德洛斯特在位于威悉河流域山区的阿本堡——离伯根多夫不远,在这中间她又去了那里——获得了继续创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新动力。除了人们劝说她在喜剧方面作些尝试以外,在这里也逐渐形成了写一部重要作品的计划,即创作《吾乡田园》。遗憾的是,这部描写威斯特法伦各个地区,描写那里的地貌、风俗、习惯、传统的长篇小说始终没有完成。这部长篇原来也包含今天已成为世界著名中篇小说的《山毛榉下的犹太人》。这个中篇于 1842 年在《知识读者晨报》上单独连载刊出,该报编辑赫·豪夫给这部作品起了这个篇名。德洛斯特本人原来用的标题是“威斯特法伦山区风俗画”,后来这就成了副题。

从 1838 至 1839 年冬起,德洛斯特在明斯特参加一个以普鲁士的首席专区参议的夫人伊丽赛·吕迪格尔(1812—1883)为中心的文学团体。她很快就同吕迪格尔结为密友。除了妇女以外,属于这个德洛斯特自嘲称之为“雏儿作家会社”的还有列文·许金(1814—1883)。结识旧交卡塔琳娜·

布施的儿子、比自己小 17 岁、年轻好强的列文·许金对德洛斯特此后的生活与创作都至关重要。她以至情赏识这个年轻人，而他则与她周围的人们不同，能够了解她的才华，甚至促进她的创作。意识到有这样一个近人，德洛斯特感到欣慰。她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许金接近，便慢慢疏远了施吕特尔和在他周围的人们。德洛斯特帮助许金续写原来由斐迪南·弗莱利格拉特(1810—1876)承担的书稿《如画如诗的威斯特法伦》。在这部试图用游记的形式为威斯特法伦的田园风光增色的作品里，也有德洛斯特写的散文随笔和叙事谣曲，从中显露出她创作幽灵和幻象故事的奇才。从此她对《罗内沼泽地之战》已经归属在内的威斯特法伦题材始终未能忘情。女诗人和比她年轻的男子之间的长期友谊对双方都有裨益。德洛斯特在写《如画如诗的威斯特法伦》方面帮助许金；许金也为德洛斯特运用了他与当时文学市场的良好关系。《山毛榉下的犹太人》在科塔^①的《晨报》刊出也应在这关联中加以考察。1841 年，出现了一个机会，可以远离明斯特安排年轻的许金替姐夫拉斯贝格整理藏书和中世纪手稿，德洛斯特自然抓住了这个时机，这样可以使许金避开明斯特那边的风言风语，特别是她自己也想在梅尔斯堡多住一些时候。在这之前，拉斯贝格已经离开埃匹

① 科塔(J. F. Cotta, 1764—1832):德国出版家。

斯豪森,于1838年2月买下德国最古老的城堡,即波登湖畔的梅尔斯堡。社会名流和学界人士常在这里往来,这样德洛斯认识了路德维希·乌兰德^①等人。有一回她在信里提到,她总算在1841年至1842年冬天度过了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在与许金呆在一起的日子里,她的创作力方才摆脱了羁绊。远离过去无法避免的家庭事务和约束,她在这里才有可能和许金进行那场尽人皆知的比赛:她说每天将写一首诗。到冬末,她果然一共新写了60来首诗,这些都属于她的最佳作品。她酝酿多年的主题在这里得以成形。在波登湖畔迥然不同的山光水色中,她完成了今天如此闻名的以威斯特法伦为题材的创作,如组诗《荒野风情》,其中包括《鸟巢》、《行猎》和《沼泽中的男孩》。在这一方面,德洛斯特不仅是有代表性的独特的欧洲现实主义作家之一,而且是这样的作家当中最早的一个。她窥见以前的诗人们——他们几个世纪之久都把诗歌艺术视为“形诸言语的绘画”——尚未感知的意境。她发现了和觉察到如此千差万别以致于只有在19世纪才能见到的种种特质和情调,她对此加以描写,其专注程度在那个时代也极为罕见。渺小万物的生存与活力、声音、气息、光线、映象、搏动,甚至于微不足道、了无生机的细粒的存

① 路德维希·乌兰德(Johann Ludwig Uhland, 1787—1862):德国诗人,后期浪漫主义的代表。

在和本性在这里都得到极其细腻的描绘，同时又借助隐喻和幻影予以提高，取得间离效果。

1842年初，许金离开梅尔斯堡，去符雷德侯爵处担任家庭教师。几个月来朝夕相处，如今他遽然离去，德洛斯特一时颇难适应。这时，正在准备1844年在科塔出版社出书的第二本，也是最后一本德洛斯特在世时刊行的新的诗集。在这个诗集里，重印了1838年诗集中的作品，此外，还有在梅尔斯堡取得的丰硕成果。许金又一次通过自己的职业关系，帮助德洛斯特在当时执文学界牛耳的出版社印行她的创作。许金设法预先刊登大量德洛斯特的诗歌，并对书评家们施加影响，力求以此获得扩大销数的最佳效果。然而，这一次总的说来反应也并不强烈，因为读者当时特别喜爱德国1848年3月革命前那一时期的诗人，对一个保守的男爵小姐不问政治的诗作不感兴趣。对德洛斯特来说，堪以告慰的是丰厚的酬金，她以此在波登湖边买下了连带一座小葡萄山的君侯宫室。在随后的几年里，她同许金的关系明显地冷淡下来，到了1846年两人便完全不再交往了。在不断的研究过程中，人们认为，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结果：一方面肯定是因为许金本人从1842年起更多地注意自己的文学生涯，而且与新教徒女作家路易丝·封·加尔(1815—1855)结婚以后——德洛斯特一直无法或无意同她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花在年长的女友那边的时间就少了一些；特别是